

七





府多於史

天官敘官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引之謹案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

經已如是

腦人府史俱無

天官敘官腦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引  
之謹案大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疏曰腦人會醫之等  
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腦  
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鼈人下醫師皆有  
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和布

大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鄭注曰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引之謹案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宣其禁令也詳見布德和令下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桓皆以巨爲聲宣之爲和猶桓之爲和也檀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曰曹伯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魏策魏桓子淮南人間篇作魏宣子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

不宣善言于言注

爲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  
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

一曰正 二曰師

宰夫之職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  
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鄭注曰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  
師辟小宰宰夫也司辟上士中士也旅辟下士也引之  
謹案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  
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  
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  
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故  
不曰掌六官之徵令而曰百官府也請以五證明之大

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彼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  
 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  
 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  
 之佐也彼文正與師相因正非六官之長師亦非六官  
 之貳也其證一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  
 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  
 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  
 士屬右六駟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  
 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  
 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即是正御戎乘

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即師旅也杜注

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皆失之其證二也襄二十五

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

旅六正己是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

長羣有司也正長為有司則師旅可知杜注師旅小其

證三也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徇農

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一之先往也農師

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畷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

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

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其證四也周語

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

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

子男為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為

天子之羣吏也韋注師師旅也失之其證五也多方曰越惟有胥

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

鄭彼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隱十一年工正莊

十二年侯正成二年隧正襄九年校正襄九年四鄉正襄九年陶正襄二十五年

工正昭七年九農正昭七年車正定元年牧正哀元年庖正哀元年是官之小

卜大夫鄉

之推而至

令正第廿六年

在陶正上

馬正襄二十三年

作甫正

賈正昭二十五年

校正第廿六年

於百官府皆各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鞫哉

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為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

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注曰

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為師也互見後師

不陵正下

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

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

子男為師旅言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為

天子之羣吏也韋注師師旅也失之其證五也多方曰越惟有胥

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

鄭彼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隱十一年工正莊

十二年候正成二年隧正襄九年校正襄九年四鄉正襄九年陶正襄二十五年

工正昭七年九農正昭七年車正定元年牧正哀元年庖正哀元年是官之小

者亦得名為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為下大夫鄉

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官正酒正則以士為之推而至

於百官府皆各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鞫哉

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為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

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彼注曰

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為師也互見後師

不陵正下

在陶正七

馬正襄二十三年

賈正昭二十五年

作車正七



解止 典 舞  
田畧 化 為 智

共十條

饋 純 柏 席 官 中 履  
宴 曉 其 學 通 中 正 明 制

亦志曰表章二行

猶休己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

己 郊 謂 苛 也 猶 處 采

解止

掌舍鄭注曰舍行所解止之處釋文解佳賣反疏曰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竝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引之謹案疏以解為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怠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舍果于治來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下愈覆轂而不聽從解舍猶休止也官舍謂之解舍義亦同也解音佳賣反商子壘令篇曰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

張晏曰解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會而出  
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  
 出而解孟康曰夜會地中出而止也開元占經引石氏  
 星經曰氐為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  
 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賣反故鄭曰行所解  
 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己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  
 休解其義一也而字書韻書解字皆無休止之訓蓋古  
 義之湮久矣

巾絮

玉府掌王之燕衣服鄭注曰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襪  
 之屬家大人曰絮與絮通絮亦巾也說文絮巾絮也巾  
 絮即巾絮也方言幪巾也大巾謂之帑嵩嶽之南陳穎  
 之閒謂之絮郭璞音奴豬反漢書周勃傳太后以冒絮  
 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  
 上巾為冒絮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絮覆面而白刎謂以  
 巾絮覆面也亦通作絮風俗通義怪神篇以絮巾結兩  
 足幪冠之是也疏以巾為紛帨絮為纊皆失之釋文不  
 為絮字作音史記周勃世家索隱顏師古漢書注亦然

蓋皆誤以爲絲絮之絮矣

振掌事者之餘財

周官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鄭注曰振猶拊也檢也先言斂幣後  
言振財互之家大人曰經言斂言振注言拊言檢皆謂  
收取之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泄鄭注曰振猶收也

張揖注上

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拊

取也又曰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  
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  
斂亦收也振拊檢斂四字同義故云振猶拊也斂也上  
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

兼財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  
 之賈公彥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拊字檢字之義乃云  
 以財與之謂之拊此誤以拊為拊濟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此誤以檢  
為檢察又云凡用國家財物皆先振而後斂此誤以振  
之檢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  
 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辭

興舞 以弓矢舞

地官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注曰鄭司農云  
 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故書舞  
 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  
 能為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  
 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  
 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  
 馬融注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  
 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武與舞

同引之謹案五者皆鄉射之禮也杜子春及先後鄭注  
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  
之善也興舞之義馬未之及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  
令秦王夏及射令秦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樂舞  
故大司樂  
詔之鄭注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樂師燕射帥射  
則是射儀非大司樂所當贊矣始失之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  
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  
以射與王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  
者作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鄭彼注曰興猶  
作也皇侃論語疏謂興舞為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非

是

内列

周官師氏朝在野外則守内列鄭注曰内列蕃營之在  
内者也其屬帥四夷之隸守之疏曰司隸職云守野舍  
之厲禁故云帥四夷之隸守之引之謹案列卽厲禁之  
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厲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本  
又作列同音烈是厲與列同祭法厲山氏魯變隸職在  
野外則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在內爲異耳  
山虞職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典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  
令入墓大夫職帥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塋限遮列

處皆其證也

### 鞭度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曰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笏也因刻丈尺耳引之謹案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楯笏或謂之度郭璞注曰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笏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笏度杖也然則古人謂笏爲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衆也又云因刻丈尺者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儻故并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賈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不解謂笏爲度之



義乃云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鞅於上則爲鞭以長丈  
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

飾行

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儂慝者而誅罰之注曰鄭司農云  
儂賣也慝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元謂飾行儂慝  
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引之謹案  
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疏曰先鄭云謂  
行且賣姦僞惡物以且閒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  
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是後鄭以行爲行  
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同矣疏  
何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  
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

者使阜害者使亾後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  
 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  
 遐孟即下孟也行濫即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曰行或  
 曰苦或曰行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酒一  
 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方言  
 揄鋪幪幪幪縷葉輸毳也毛毳古脆字大雅烝民釋文曰  
 毛本又作脆荀子議兵篇注  
 日毳讀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敝也各本敝譌作蔽今  
 據說文敝字注及  
 集韻十虞幪字注八勿幪字注改正或改行爲扞失之  
 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  
 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  
 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即方言之幪郭注幪音藍  
 古幪濫同聲幪爲

行敝故又謂之行濫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  
 聶氏胡剛反之音正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之  
 遺語也苦與鹽同唐風鴉羽毛傳曰鹽不攻

緻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及管子小匡篇  
 竝云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尹知章注曰  
 功謂堅美苦謂濫惡史記五帝紀河濱器皆不苦窳是苦亦行濫之稱

故又謂之行苦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  
 西京賦說市曰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  
 行與儷慝相對爲文後鄭之說善矣江氏永周禮疑義

經義述聞

小字

同也行濫行貨

舉要不知後鄭注爲後人所改因以注爲非且爲之說  
曰飾行者詐於事是以行爲行事之行也失之遠矣



飾行

績純

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

紉純加繅席畫純鄭注曰畫謂雲氣也諸侯祭祀席蒲

筵績純注曰績畫文也疏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

績卽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爲績是對方爲次畫於繒

帛之上與席爲緣也引之謹案畫雲畫文皆畫績之事

不得以畫雲爲畫畫文爲績也今案文選神女賦羅紈

綺績盛文章李善注引蒼頡篇曰績似纂色赤急就篇

承塵戶幪條績總顏師古注曰績亦條組之屬也似纂

而色赤說文纂似蓋以此爲席緣也古人謂赤爲績故

爾雅赤莧謂之菁，因聲託義也。上文莞筵紉純，注曰紉如綬，有文而狹者。說文組，綬屬，則紉亦組也。顧命敷重筭席，元紉純，鄭彼注曰：以元組爲之緣，是也。但績爲赤色之組，與紉不同耳。淡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鄭注曰：績，畫文也。案績與青素相對爲文，蓋亦以赤色之組爲緣，與蒲筵績純同。赤華於青，青華於素，此其次也。又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紱，諸侯之冠也。鄭注曰：績，或作繪，案纓以組爲之，垂其餘以爲飾，則謂之紱，績亦組也。故用之以飾纓。呂氏春秋離俗篇：白縞之冠，丹績之衾。高注曰：衾，纓也。蓋以赤色之組爲纓，故曰丹績之衾。此可與績紱互證也。績紱之績，或作繪者，借字耳。非謂畫文也。陳祥道以爲績備五采之文，非是。又漢書王莽傳：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顏師古注曰：績者，會五采也。以赤加績，爲其方領也。案赤績，卽呂氏春秋之丹績，謂以赤色之組爲方領也。赤績與白布相對爲文，則績爲赤組而非畫文可知。班氏明言赤績，而師古乃云五采，斯爲謬矣。

柏席

其柏席用萑家大人曰柏者椁之借字鄭注以柏為椁  
字磨滅之餘非也椁柏聲相近故字相通

柏字古讀若博說見唐韻

正莊子齊物論篇南郭子綦徐無鬼篇作南伯子綦是  
其例也

邱封之度與其樹數

春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鄭注曰別尊

卑也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

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塋以上鄭注惠氏周禮古義曰易大傳

云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

樹其說與冢人合邱者邱隧故曰王公曰邱封者葬下

棺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

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爲

高下之數非也以上惠說引之謹案虞翻易注與周禮王制

皆不合詳見易繫辭不封不樹下乃仲翔之謬解而惠氏深信之何

邪且惠氏此說其誤有六下文以度爲邱隧爲竈言之始及隧耳此文邱封之度但言邱不言隧也而惠氏以邱爲邱隧其誤一也自掌公墓之地至此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皆言墳墓之制下文大喪既有日執斧以涖乃言葬事穿土乃下文之竈下棺乃下文之窆不當先於此節言之而惠氏引虞翻穿土之說以釋封字且曰封者葬下棺其誤二也聚土之高下可謂之度不可謂之數樹若爲聚土則當稱其高下曰樹度何以經文言樹數邪而惠氏曰樹數高下數字與高下字義不相貫其誤三也鄭注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云云

此明邱封之度非言樹數也而惠氏曰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其誤四也檀弓說葬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鄭彼注曰封築土爲壟是聚土謂之封曲禮曰爲宮室不斬于邱木僖三十二年左傳曰爾墓之木拱矣哀十一年傳曰樹吾墓櫨是墳間樹木之證賈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正與經傳相合而惠氏以賈爲失其誤五也檀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鄭彼注曰周禮曰以爵等爲邱封之度崇高

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此正以經釋經與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之說相合春秋緯見

冢人疏

月令孟冬審棺槨之薄厚塋邱壟之大小高卑厚

薄之度貴賤之等級禮器禮有以大為貴者棺槨之厚邱封之大此正冢人所謂以爵等為邱封之度也而惠氏以鄭為非其誤六也且說文曰塋葬下土也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周官之窆無作封者惠氏何不考於說文而輒為異說邪

邱封之度

鑿讀為憂戚之戚

周官眡瞭鑿愷獻杜子春云鑿讀為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掌固夜三鑿以號戒杜云鑿讀為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家大人曰造戚二字古聲皆與蹙相近小雅小明篇自詒伊戚與奧蹙菽宿覆為韻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

其容有蹙韓子忠孝篇作其容造焉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造然即蹙然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鄭注曰齊人有名疾為戚者釋文戚

徐劉將六反李音促是戚聲近蹙而訓為疾也戚速疊韻字戚

猶速也故齊人名疾為戚杜云鑿讀為憂戚之戚擊鼓聲疾數故曰

戚聲則同於憂戚義則取諸疾數故又云鑿讀為造次



之造造次亦疾意也賈疏以為取軍中憂懼之意失之  
見鼓人疏



故書蜡為蠶

周官籥章國祭蜡故書蜡為蠶杜子春云蠶當為蜡引  
之謹案蠶與蜡形聲俱不相近蜡字無緣譌作蠶蓋蜡  
字古或作蠶凡從虫之字或從虫故說文蠶或作蠶  
猶是也祇因譌作蠶字蠶字遂不見於經而字書亦無  
從收入矣大馭職右祭兩軹故書軹為軹杜子春改軹  
為軹而字書遂無軹字蠶字隸或作蠶二形相似故蠶  
譌為蠶凡隸書從昔之字多譌從替廣雅昔往也昔譌  
作替惜愛也惜譌作僭錯磨也錯譌作鑽皆其類也

師都建旗 師都載旛

司常師都建旗鄭注曰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家大人曰師當為帥說文引周禮作率都建旗帥率古字通則周禮本作帥都建旗玩鄭注亦當作帥蓋都為民所聚其帥之者大夫也文十六年左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杜預注曰帥甸郊甸之帥義與帥都同大司馬師都載旛帥字亦當為帥也釋文無帥字之音賈疏釋師為眾則唐初已誤為師不始於開成石經矣

樹渠

夏

周官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疏曰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渠上亦有樹也引之謹案城郭為一類溝池為一類樹渠為一類渠謂籬落也因樹木以為籬落故曰樹渠司險職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鄭注曰樹之林作藩落也是其證矣渠字或作椽又作椽廣雅曰椽地也地與籬同釋名曰青徐謂籬曰椽渠椽椽古今字耳知樹渠之渠非謂溝渠者溝渠與樹不同類且渠卽是溝呂氏春秋上農篇注曰渠溝也溝池已見上文也

官中

秋官士師掌官中之政令鄭注曰大司寇之官府中也引之謹案徧考五官無謂官府為官中者官當為宮字之誤也上文掌國之五禁之灋一曰宮禁下文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然則宮中之政令士師得掌之矣宮中之政令謂王宮之戒令糾禁也周官言宮中者凡八可以為證天官宰夫令脩宮中之職事宮正以廟中則執燭內豎王后之卷遷于宮中地官舍人掌年官中之政春官大胥序官中之事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淫當為涅

考工記幌氏淫之以蜃杜子春云淫當為涅書亦或為  
湛家大人曰涅與淫形聲俱不相近必無讀淫為涅之

理涅即湛字之譌也

湛音沈

湛淫古字通故子春讀淫為

湛

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為湛湛即

淫字也亦通作沈大戴禮勸學篇管者瓠巴鼓瑟而  
沈魚出聽淮南說山篇沈作淫齊語擇其下云書亦或

為湛亦者承上之辭

大宗伯五祀故書祀作禩鄭司農

位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涖當為位書亦或為位樂師

趨以采齊故書趨作踳鄭司農云踳當為趨書亦或為  
趨是凡言書亦或為  
某者皆承上之辭  
湛字從水甚聲隸書甚字或作是

故湛字或作湜涅字從水從土日聲隸書土字或作土

故涅字或作涅涅與涅形相似故湛譌爲涅耳釋文有  
湛無涅以是明之

履

玉人侯用瓚鄭注曰瓚讀爲饗履之履瓚雜名也釋文  
履作旦反內則注曰以膏煎稻米則似今膏履矣釋文  
履本又作饗又作履竝同之然反又音贊錢氏曉徵荅  
問曰據玉篇履即瓚之古文說文云瓚以羹澆飯也釋  
名膜瓚也以米糝之如膏瓚也凡從贊之字皆有相佐  
義故鄭以瓚爲雜名引之謹案履字說文缺載以六書  
之例求之履蓋從會履省聲履隸省履音作旦之然二  
反竝與展字聲相近也字當作履俗書譌而爲履則諧  
聲之理不明其又作履者履之省耳楚辭九思時混混

兮澆鑽注曰鑽餐也混混濁也言如澆鑽之亂也則廢  
有雜亂之義故玉人注讀鑽為廢而訓為雜聲中兼義  
也

則弓不發

考工記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弛則弓不發鄭司農曰

菑栗謂以鋸副析幹也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

賈疏以發為發傷引之謹案訓發為傷於古無據發當

讀為撥撥者枉也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至於枉

戾也輪人曰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注曰菑與

瓜不相侷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與此云菑栗不

弛則弓不發義正相近匡亦枉也管子宙合篇曰夫繩

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較者管子宙合篇曰夫繩  
扶撥以為正準壞險以為平淮南本經篇扶撥以為正

高誘注曰撥枉也脩務篇琴或撥刺枉撓注曰撥刺不  
正也荀子正論篇曰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

以撥弓曲矢中西周策曰弓撥矢鈎是弓在戾謂之撥也古字撥與發通商頌長發篇元王桓撥韓詩撥作發是其例矣

勛帥以敬先妣之嗣

士昏禮記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鄭讀勛帥以敬先妣之嗣爲一句云勉帥道婦以敬其爲先妣之嗣敖繼公儀禮集說讀勛帥以敬爲句先妣之嗣爲句云汝當勉帥之以敬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引之謹案敖說是矣而未盡也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唯先妣是嗣也大雅江漢篇召公是似文義與此同毛傳曰似嗣也凡詩言先君之思云誰之思媿婉之求維子之好之字皆與是同義經文以事嗣爲韻若則有常句不入韻士冠禮字辭禮儀既備令月吉



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宐宐之于假永受保之  
備字爲韻嘉宐爲韻末二句不入韻是其例也顧氏詩  
本音謂相常爲韻非是

若君賜之會

士相見禮若君賜之會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  
命之會然後會鄭注曰此謂君與之禮會疏曰謂君與  
臣小小禮會法此卽玉藻云若賜之會而君客之則命  
之祭然後祭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又不具  
也引之謹案士相見所記者侍會之常禮玉藻所記則  
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  
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  
同鄭注賈疏強合之非也論語鄉黨篇侍會於君君祭  
先飯邢昺疏曰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

臣侍君而賜之會則不祭若賜會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之禮也邢氏之說足以正鄭賈之失矣又案侍會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故士相見言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會然後會若有將會者則俟君之會然後會玉藻亦言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會然後會飯飲而俟明先飯徧嘗膳以下客禮常禮之所同也鄭注玉藻以先飯辯嘗羞三句爲見客於君之禮以若有嘗羞者三句爲侍會之常禮亦失之鄭注若有嘗羞者三句云不祭侍會不敢備禮也正

義曰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

少月已保解鄉字

此條及

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鄭注曰鄉服昨日與鄉  
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家大人曰  
鄉讀為曷曷謂昨日也故注曰昨日飲酒之朝服特因  
未服以朝故不言朝服耳疏曰此賓是鄉人子弟未仕  
雖著朝服仍以鄉服言之則是讀鄉為鄉人之鄉誤矣  
禮無謂朝服為鄉服者釋文鄉字無音誤亦與疏同

若君賜之食

若君賜之食

鄉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鄭注曰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家大人曰鄉讀為彘彘謂昨日也故注曰昨日飲酒之朝服特因未服以朝故不言朝服耳疏曰此賓是鄉人子弟未仕雖著朝服仍以鄉服言之則是讀鄉為鄉人之鄉誤矣禮無謂朝服為鄉服者釋文鄉字無音誤亦與疏同

禮記

少月



志趨

聘禮記賓將授志趨鄭注曰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足蹠蹠如有循下文曰下階再三舉足又趨注曰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引之謹案鄭以志趨為卷豚而行是也其訓志為念則失之志者

象向陰陽類滿日道也

伏鼓不浮上學志心

輕手而不上浮者

片心而為病也志

行不舉足不舉足則趨步微小故曰

無殺之音作志微噍殺四字平列則

仕訓志為意亦失之

陳皓欲改志為

微也義亦同

經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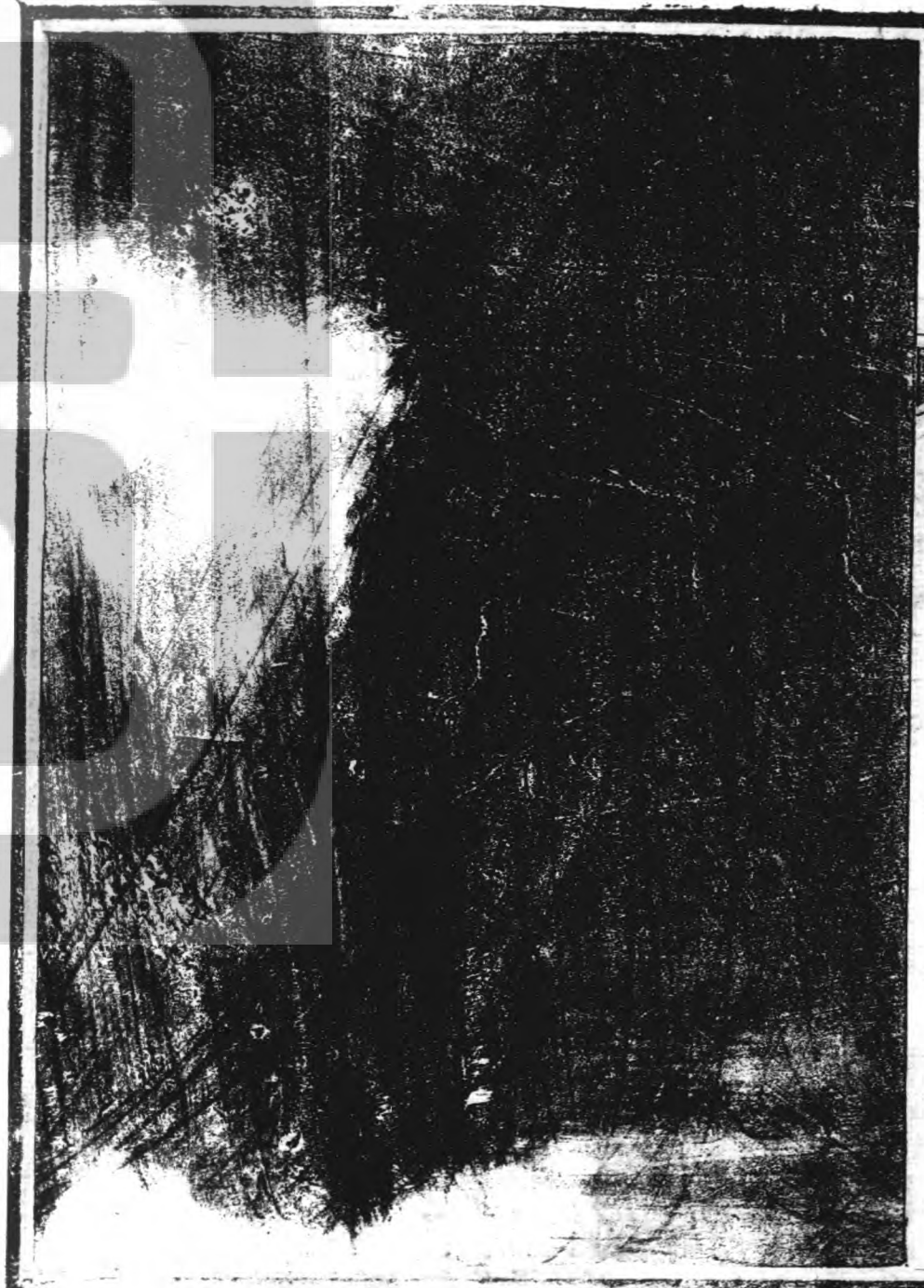


志趨

聘禮記賓將授志趨鄭注曰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足踣踣如有循下文曰下階再三舉足又趨注曰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引之謹案鄭以志趨為卷豚而行是也其訓志為念則失之志者微也玉藻曰卷豚行不舉足不舉足則趨步微小故曰志趨樂記曰志微噍殺之音作志微噍殺四字平列則志與微同義鄭彼注訓志為意亦失之陳皓欲改志為相貫古字志與職通楚辭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說文曰職記微也義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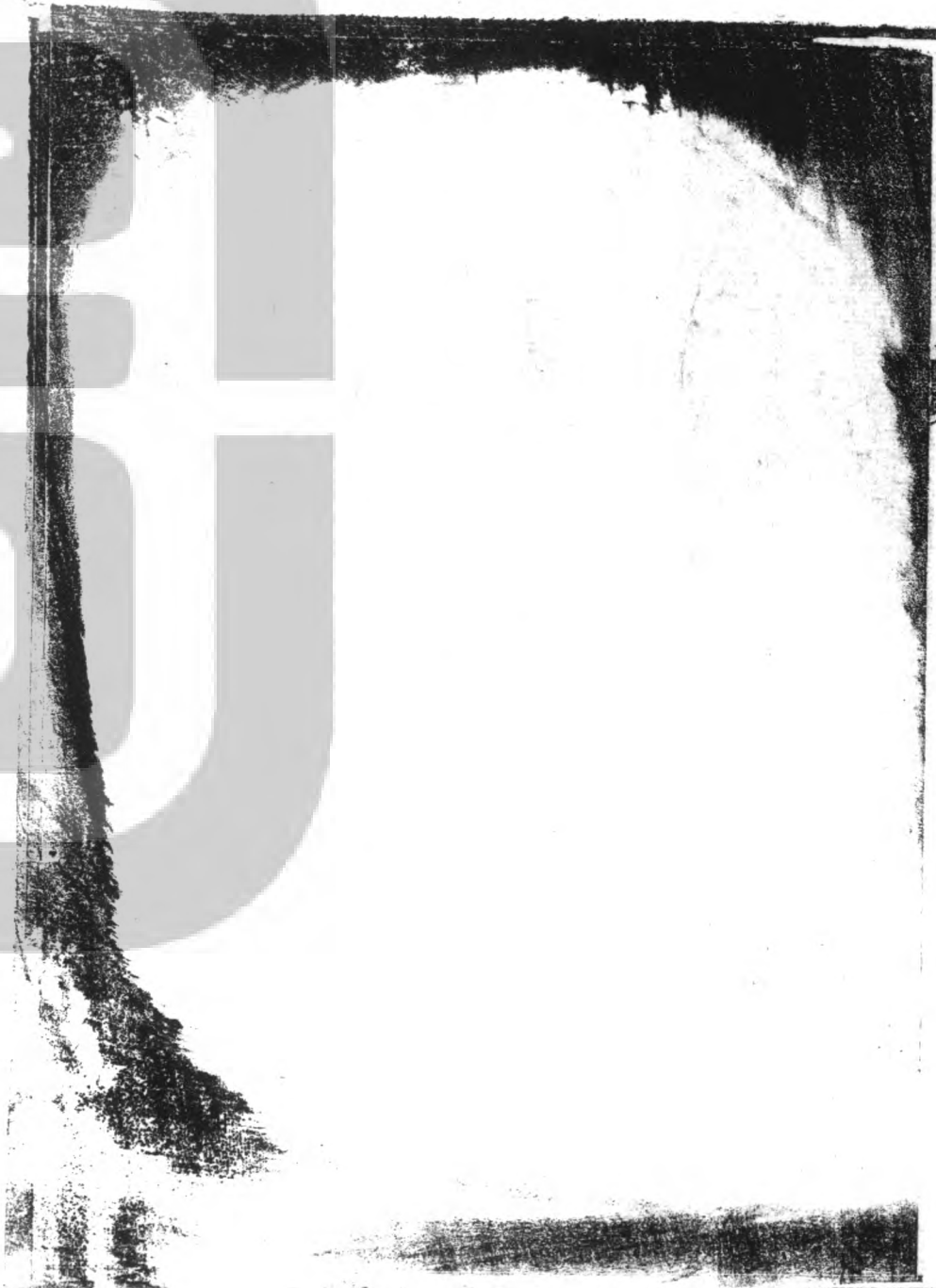
經義世聞

此字之義與志趨  
 志趨之義與志趨  
 志趨之義與志趨  
 志趨之義與志趨



舍息 舍氣

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又及享發  
 氣焉盈容注曰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家大人  
 曰舍皆讀為舒謂發舒其氣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  
 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車盱為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  
 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茶音舒公羊茶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  
 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此皆古人讀舍為舒之證



竹箬蓋

士喪禮下篇燕器杖笠筮鄭注曰笠竹箬蓋也疏曰箬

竹之青皮集韻音敷家大人曰箬蓋箬字之譌箬之為

笠竹等字相涉而誤考說文玉篇廣韻俱無箬字唯集韻有箬字訓為竹青皮則北宋本儀禮注已譌作箬

郭璞爾雅注箬音敷箬之言皮膚也故賈疏以為竹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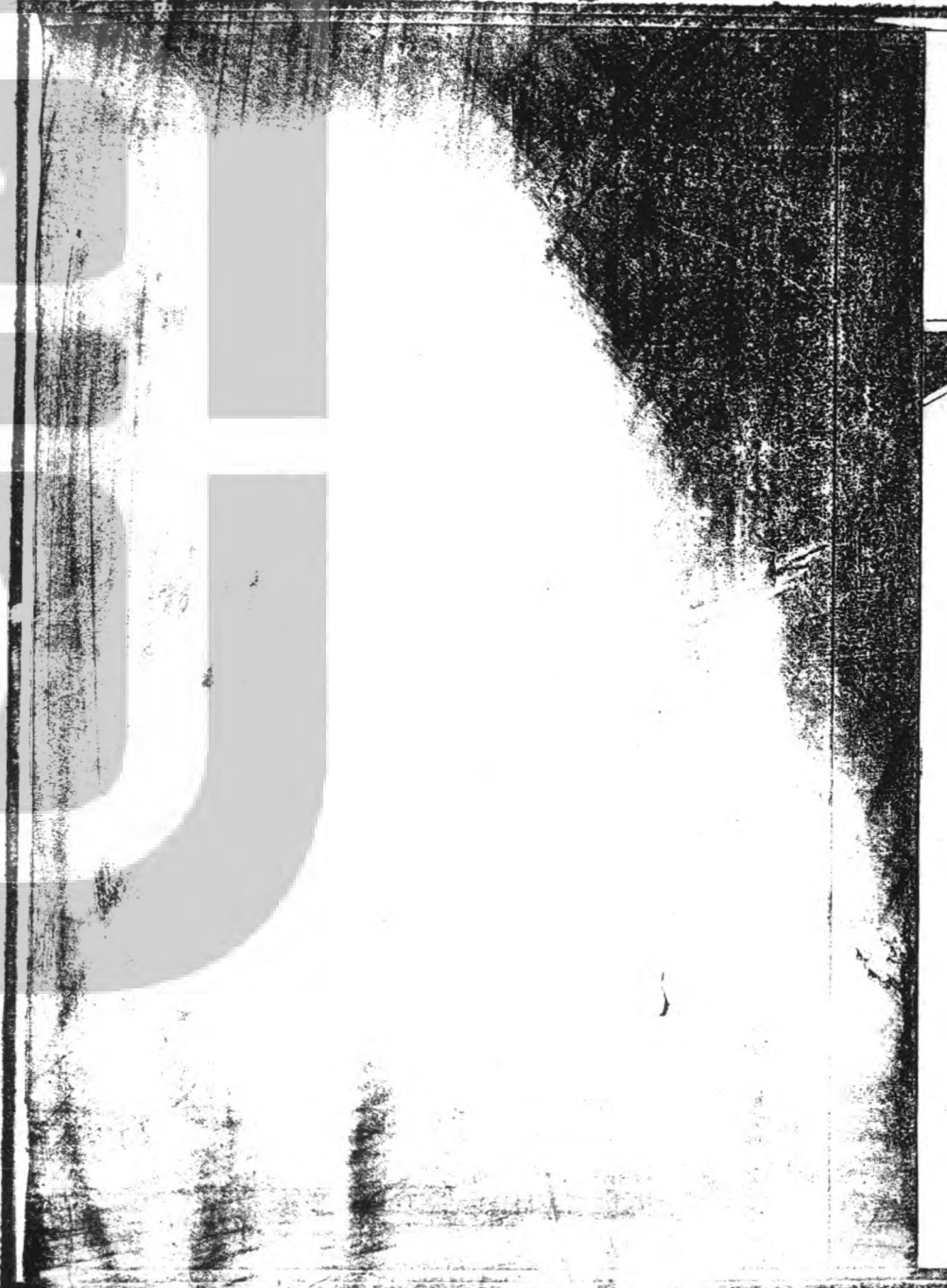
皮說文篋竹膚也眾經音義引埤倉曰篋析竹膚也膚

與敷古同聲集韻音敷即本於釋文今本釋文箬字無

音傳寫遺脫耳錢少詹事曉徵經史荅問謂箬當作箬

案箬與箬字不相似若本是箬字無緣誤為箬也





今文淳作激

特牲饋食禮記淳沃鄭注曰今文淳作激釋文曰激一  
 本作浮劉本作激引之謹案激與淳聲不相近激當為  
 敦蓋因淳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激近故譌為激又譌為  
 激也隸書敦字或作敦與敦相似加水則與激相似敦淳聲相近故今文淳作  
 敦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故書淳為敦是其證矣

其胥體儀也

少牢下篇其胥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  
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今文儀或  
爲儀疏曰言儀取尊卑得其儀但尊體既盡就卑體之  
中度尊卑之儀而用之不可辯其尊體故鄭以意解之  
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也家大人曰疏謂度尊  
卑之儀而用之非也儀亦度也言尊體既盡就餘骨之  
中儀度其可用者而用之也說文曰儀度也周語曰儀  
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  
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陸績姚信本議

竝作儀儀之亦謂度之也說見後議儀與議古字通故  
今文儀或為議也

何以謂之居

大戴禮夏小正篇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  
方為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  
居居字後人所加也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絕  
句下文雉震响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  
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緹縞曰先言緹而  
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  
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耳高誘注秦策此申明上文鴈以北方為居之義非專  
耳曰謂猶言也

釋居字

長股也

大戴禮夏小正篇二月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璞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蜮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蜮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蜮與蝮同蝮鼃也廣雅鼃蝮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二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耳因長股也三字誤在商庚也之下故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蝮氏注曰鄭司農云蝮當爲蜮蜮蝦蟇也元謂蝮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鼃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蠅一名蠅蝮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

田鼠化爲鴛

三月田鼠化爲鴛鴦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鳩則鳴，傳曰鳩者，百鶴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鼠化爲鴛，遂



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習貫之爲常

大戴禮保傅篇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爲常家大人曰習貫之爲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爲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改經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爲韻貫與然爲韻習貫二字連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爲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鼓史誦詩工誦箴正諫士傳民語

鼓史誦詩工誦箴正諫士傳民語

右大戴禮係傳篇文家大人曰士傳民語上當有大夫

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係傳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

是其明證矣

賈子係傳篇及漢書賈  
誥傳並作大夫進諫

又案工誦箴正諫之

下盧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即是大夫進諫四字

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溷入上注耳



宴瞻其學

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引之謹案宴瞻其學

當作宴業詭其學賈子傅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續漢

書百官志注所引如是建本潭本反譌作及左右之習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據學記改之也

詭其師燕與宴通宴業謂宴居時所習之業學記曰時

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宴業即居學也宴下脫去

業字耳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謂宴居之業與所學

者相反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所言非所

行也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大本句彼言反

此言詭下句彼言詭此言反其義一也詭字右畔之危





與詹相似又因上文視瞻俯仰而誤為瞻耳

卷

此十六字是題目

此內行半入正文在盧注口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

右大戴禮係傳篇文盧注曰聲樂之失任在大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家大人曰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傳職篇曰號呼謦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是其明證矣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大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

經義述聞

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  
之後卽繼以工史大師爲工之長猶大史爲史之長不  
言大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  
也大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  
下大史所掌溷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大史且  
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蓋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



再爲義王 敬再其說

大戴禮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  
爲義王盧辯釋再爲義王句曰陽穀與召陵也家大人  
曰盧以陽穀召陵釋再字之義所謂曲說者也再當爲  
再再字俗書作再再因譌而爲再再古稱字王當爲主皆字之誤也稱

爲義主者天下皆稱桓公爲義主也漢書董仲舒傳曰  
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諗主矣諗  
與義同下文曰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  
下笑始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也  
賈子胎教篇作稱爲義主是其明證矣文王官人篇驕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博學而後守也

厲以為勇內恐外悻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曰言苟自驕厲持以為勇終必恐懼而更至恭佞也

家大人曰盧以恭佞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為亟

集韻亟或作葢再當為再皆字之誤也亟讀如亟稱於

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

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再與稱同漢綏

民校尉熊君碑君長子再孝仲秋下旬碑嘉再卓然稱

字竝作再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

敢行再亂稱字亦作再今尚書中稱字無作再者皆後

人改之也大戴禮之再為義主及亟再其說兩再字若

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為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

小字在因譌而為敬下  
管于元

再為義王

守此勿勿 無勿勿於賤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曰勿勿猶勉勉引之謹案盧以勿勿為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惛惛矣若之何忽忽惛惛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惛惛盧注惛惛憂念也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惛惛盧注惛惛憂惶也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惛惛惛惛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後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惛惛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惛惛於不聞是其明

證矣



恭而不難

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

案難讀為難爾雅曰難動也又曰難懼也動與懼義相近故詩言不

震不動不難不疎爾雅震難同訓為動又同訓為懼商頌長發篇不難不疎毛傳

曰難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難

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難亦讀為難鞏

方言作蛩云蛩惧戰栗也荆吳曰蛩惧蛩惧又恐也蛩

郭璞音鞏鞏與蛩聲義並同又與恐聲相近也恭而不

難敬而不鞏鞏與難義正相承恭而不難安而不舒舒

與難義正相反也



惠而不儉

天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

案惠與慧同

史記漢書通以惠為慧

儉讀為險廣雅曰陂險衰也

衛將軍文子篇曰而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荀子成相篇

曰讒人罔極險陂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

諛私謁之心

崔靈恩注曰險諛不正也

韓子詭使篇曰損仁逐利謂

之疾險皆謂險陂也

說文險儉諛也儉利干上佞人也盤庚相時儉民馬融注曰儉利小

小見事之人也說文諛字注引立政勿以諛人今本諛

作儉馬融注曰儉利佞人也廣韻儉諛並七廉切又虛

諛猶險也儉諛險並同義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

陂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



與儉行以徼幸漢慎令劉脩碑動乎儉中儉竝與險同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當為險

文子上禮篇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怒之而觀其不悒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盧辯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

承誣當為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

輕而翺揚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

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

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巫形與巫

相近故從巫從巫之字往往譌溷楚辭招魂帝告巫陽

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莖莖莖莖釋文云莖莖反讀

者又戶耕反蓋莖字或作莖莖莖莖故讀又戶耕反

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莖亦其類也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巫混

經義述聞

經刻正謂此也韓策輕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實禍此則一本作輕一本譌作誣而後人又誤合之也

羣書治要引曾子同

又案次字宋本與今本同孔氏搗約從大典本作肆而以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禮作肆為證今案次即肆也周官廛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曰次布列肆之稅布是也必改為肆字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鮑魚之次與宋本同文選注作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大戴禮曾子疾病篇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貸永樂大典本作膩馬摠意林作戲家大人曰貸膩戲皆職字之譌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職也黏膩如指之職也今本職字亦譌作膩廣雅曰苾香也職臭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職乎如入鮑魚之次



泚水

大戴禮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  
 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泚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記五帝  
 紀泚水作江水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即泚水今之湔泚  
 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泚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  
 郡湔泚道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泚即氏羌之  
 氏蜀郡之有湔泚道猶廣漢郡之有甸泚道剛泚道也  
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湔泚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湔泚道徼外  
 而即可謂之湔泚水豈白水出甸泚道徼外而即可謂  
 之甸泚水涪水出剛泚道徼外而即可謂之剛泚水平

且氏是氏羌之氏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湔氏為湔泚以  
 牽合大戴禮之泚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  
 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亾去為疫鬼一居江水  
 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蔡邕獨斷與漢舊儀同二  
 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江水不言居泚  
 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為泚水者泚蓋字之誤也  
 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為泚  
 淮南說林篇使工聚竅今本工誤作氏史記趙世家瑒  
 上塞今本誤作鷓之塞皆其類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泚  
 則所見已是誤本

通中正

勸學篇是故君子靖居恭學脩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  
 就士所以防僻邪而通中正也通字宋本與今本同元  
 本作道荀子勸學篇作近引之謹案通當為邇邇近也  
 故荀子作近言近君子而遠小人也孔氏搢約補注改  
 從元本作道非是通為邇之譌漢巴郡太守張納碑靡  
 古不通字作通司隸校  
 尉魯峻碑兼通顏氏春道又通之譌也秦策甘茂之吏  
 秋字作通並與邇相似道穴間之韓子  
 外儲說右篇道譌作  
 通是通道字相似

小字在祭注上  
翟兆古聲相近故從翟從兆之字多  
相通顧命王乃兆頴水鄭讀兆為  
濯小雅大東篇兆兆公子韓詩兆作濯  
爾雅屋小者兆眾家本兆作濯

脩其灌廟

大戴禮干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編脩摛約補注  
曰灌社壇也社有灌木因以為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  
為灌者孔說非也灌當為濯字之誤也濯與祧古字通  
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為祧祭法  
曰遠廟為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  
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明制

誥志篇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引之謹案制讀當為  
 哲言此古者明哲之君之治天下也古聲制與哲同論  
 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為制呂刑  
 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  
 釋文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浙是其例矣

大字  
 下文曰古之治天下者必曰  
 聖人聖人即明哲之人也

龍至不閉

聖人有國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孔補注曰不閉不絕也忘翼不飛去也家大人曰孔以不閉爲不絕於義未安閉疑當作閃字之誤也禮運曰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商鄭注滄之言閃也商飛貌正義曰滄水中驚走也魚鮪從龍龍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滄然驚走也此言龍至不閃正與魚鮪不滄同義鳳降忘翼亦與鳥不商同義曰不閃曰忘翼皆謂其來而不去也

以故自說 故其行 故知以動人 以故取利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其貌曲嫗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徵以故自說盧注訓故爲事家大人曰故詐也下文曰假節以示之故其行以攻其名又曰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又曰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皆謂詐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尹知章注故事也失之莊子刻



意篇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荀子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楚策曰昭奚恤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是古謂詐爲故也今俗語猶云故意矣

營之以物而不虞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營之以物而不虞盧注曰虞度也至則攻辨之不豫計度家大人曰盧以不虞爲不豫計度非也虞者誤也不誤謂臨事而不惑也逸周書官人篇作營之以物而不誤是其明證矣魯頌閟宮篇無貳無虞毛傳曰虞誤也呂氏春秋忠廉篇曰利不足以虞其意



小字

宋本及明經本本皆疑是壯當改為壯  
壯即莊之假借字  
遂改為壯

大字

檀弓衛有大夫曰柳莊漢書曰人表  
作柳壯壯天下不可與壯語釋文  
曰壯一本作壯是莊壯古字通

靜而寡類壯而安人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靜而寡類壯而安人。盧讀靜而寡

類為句注云不好狎也家大人曰經文本作靜忠而寬

貌莊而安靜與情古字通類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其

其明證矣寬寡類皆字壯形相近而誤漢祝長嚴新碑

高彪碑類作類二形相似又脫一忠字衍一人字遂譌作靜而寡類

難而安人盧以寡類為不好狎則曲為之說也又案下

文飾貌者不情逸周書情作靜表記文而靜鄭注曰靜

或為情是情靜古字通說文覓或作類籀文作貌漢書

經義疏

類大戴禮  
無思為不飾  
無類王肅注  
類空為類

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類顏師古曰類古貌字今九經  
內不見有類字而情字亦無作靜者未必非後人所改  
也大戴禮之靜忠而寬類莊而安若非譌作靜而寡類  
莊而安人則後人必改靜為情改類為貌矣



